

追逐大學排名，莫失教育本質與特色發展

吳清山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榮譽講座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名譽教授

一、前言

「評比排名」在人類活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無論是個人之間、社會群體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乃至國與國之間，人們總是設法透過各種指標進行比較，以衡量彼此的優劣。例如，牛津經濟研究院發布的「全球城市指數」、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報告」、以及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皆為具代表性的評比工具。由此可見，評比早已深植於人類生活之中，難以割捨。

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常會接受各類評量，以了解其學習狀況；而高等教育的辦學品質亦可透過多元指標加以評估，以判斷其表現，這些評量與評估的概念與機制，也延伸至國際間的大學評比。當世界大學排名公布後，媒體往往廣泛報導，引發社會與教育界的高度關注，並影響大學的經營方向與發展策略。

世界大學排名自 2000 年代初期興起以來，一直受到學術界和政策文獻的廣泛審視。批評者認為，這些排名在方法論上存在缺陷（Marginson, 2007），促進了高等教育中的不良行為，加劇了不平等（Altbach, 2012），並未能充分反映大學的本質（Hazelkorn, 2015）；而 Kochetkov（2024）進行文獻回顧，歸納出下列五個主要的批評領域：(1) 方法論與技術性缺陷。(2) 績效指標偏狹與片面化。(3) 系統性偏見與馬太效應。(4) 國家身份與高教多樣性的風險。(5) 利益衝突與商業化問題。

儘管這些批評迄今依然存在，但因媒體推波助瀾，使排名的影響力擴散到政策與社會輿論；大學又把它視為行銷的重要工具，以利爭取優秀國內外學生；而政府也將其列入高教目標，希望透過排名來展示國家高教的「國際地位」，例如：中國大陸、日本將「進入世界大學排名前百／前二百」列入政策目標，國內所執行的「發展頂尖大學及研究中心計畫」（簡稱「五年五百億」），積極為台灣打造若干「世界一流大學」；以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發展「國際頂尖大學」，都隱含評比排名導向的意味。

國內大學相當看重世界大學排名的發布，一旦學校在排名中表現優異或名次進步，常會在官方網站上公告，甚至主動發布新聞，積極爭取媒體報導，以吸引社會大眾的注意。同樣地，國內各類大學評比也備受矚目，例如《遠見雜誌》的「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及「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報告，或《Cheers》雜誌的「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排行榜，皆深受大學、學生及家長的關注。顯然，不論是國際或國內的大學評比排名，皆具備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二、大學排名是工具，不是教育目的

目前從事世界大學排名系統機構，主要有：中國大陸上海軟科（Shanghai Ranking Consultancy）、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機構（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QS 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 Ltd., QS）、《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荷蘭萊頓大學科學技術研究中心（Centr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CWTS）等。這五家機構中，前四個（ARWU、THE、QS、U.S. News）屬於「世界大學綜合排名」，有加權比重、總分與名次；而 CWTS 萊頓排名屬於「研究績效排名」，沒有總分，不產生唯一名次。因此，CWTS 萊頓與其他四家機構不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世界大學排名」，而是一個基於文獻數據的研究績效指標庫，所以 CWTS 萊頓排名不宜直接與 ARWU、THE、QS、U.S. News 相比較。而在這些排名系統機構中，除 CWTS 萊頓隸屬於學校外，其他都屬於私人機構，特別是新聞行業。顯然政府機構或學校都認為大學排名茲事體大，一旦政府公權力和資源涉入，可能遭致更多的批評與質疑。

各個世界大學排名機構為了確保世界大學排名具有一定的公信力，皆建立在一定的方法論及指標基礎上，而指標的決定與排名之目的息息相關，有些偏重學術研究的客觀數據，有些還會增加主觀的感受（例如聲譽調查）等，然而方法論及指標選定，仍然受到學者們的批評，包括排名偏重「研究產出」與「國際聲譽」指標；教學、社會責任與區域貢獻等核心功能被低估或忽視（Hazelkorn, 2015；Marginson, 2007）。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2019）也強調應採用多元化指標評估高等教育，包括教學品質、學習成果、社會包容與在地貢獻，而非僅限研究績效，以利整全反映高等教育機構的價值與影響力。

這些世界大學排名機構皆宣稱致力於提供客觀數據與透明資訊，幫助學生選校、政府制定政策及大學自我改進。然而，這些排名同時具備明顯的行銷與品牌推廣手段，透過樹立權威形象吸引媒體關注與全球教育市場的流量，以影響到大學聲譽與資源分配。這種公益性與商業利益並存的雙重角色，反映出大學排名在現代高等教育體系中的複雜平衡。

顯然，世界大學排名具有其工具性目的，不完全是為了教育目的。因此，政府機關及大學在關注與運用排名結果時，必須理解其指標的局限性與潛在商業利益，以免過度依賴排名而忽視對教育品質的全面評估。侯永琪（2008，第 26 頁）提到：「大學排名高低可能誤導社會大眾對教育品質優劣的判斷，既而使得教育核心價值被破壞殆盡。」

高等教育具有公共財之特質，每個國家基於人才培育、社會發展和國家建設，建構其高等教育的目的，所以不能淪為競爭性的商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1998) 明確指出高等教育應承擔「社會責任」，包括促進公平、文化多樣性、民主以及可持續發展等目標。UNESCO (2021) 亦提到，教育（含高教）的核心在於促進公共利益、社會正義、文化傳承以及全球合作。但從世界大學排名來看，仍傾向於重視研究產出和國際化等可量化指標，可能導致教育部分商品化，較少直接反映公共利益、社會正義與文化傳承等核心價值，儘管部分排名已納入多元化指標，但影響力仍有限。

此外，從歐陸國家（如德國、法國）及俄羅斯等歷史悠久、享有盛譽且學術地位崇高的大學觀察，其世界大學排名中的名次往往不甚突出。主要原因在於多數排名指標體系以英語發表的學術研究為主，導致這些大學的研究成果被系統性低估。這種蘊含英語主導的「英語／研究霸權」現象，難以全面展現大學的真正價值，與高等教育促進多元學術發展及文化傳承的宗旨不符。

三、追求大學排名 宜堅守學校教育本質

世界大學排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推動大學聲譽的競爭，塑造了大學的策略，常常促使大學將學術研究和國際化列入優先發展項目。值得思考的是，大學強調學術研究和國際化是否能夠完全符合大學教育的本質和使命呢？

Pelikan (1992) 重新審視 John Henry Newman 的《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討論了大學應致力於培養具有廣泛知識、理性判斷和獨立人格的個體；金耀基 (1993) 認為大學的本質在於追求真理與知識，培育具人格與責任感的人才，並承擔文化傳承與社會良心的使命，應超越功利與市場考量，維護教育的精神價值與公共責任。UNESCO (1998) 在《世界高等教育宣言》(World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指出高等教育的本質是知識創造與傳播，培養全人發展的人才，促進社會公平、民主與可持續發展。大學應尊重文化多樣性，作為公共財，服務人類與社會整體利益。Chan (2016) 提出高等教育的多重使命，涵蓋知識、人格、社會責任與勞動市場連結等面向。從以上論點中，足以支撐大學不應只以排名指標定義其價值。

大學追求大學排名，本屬無可厚非，有助於激發學校進步的動力，但絕不能過於倚重大學排名，而輕忽大學教育本質的重要性。大學最重要的責任在於教導學生，在傳授知識及培養批判思考的同時，注重人格品德的陶冶，並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終身學習能力。雖然部分大學排名機構也注意到大學教學的重要性，例如：THE 世界大學排名將教學列入指標，但偏重於資源與規模（師生比、博士／學士比、博士／教職員比、機構收入），難反映課堂教學真實狀況。因此，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顯然是大學應該最關注的重點，在追求大學排名的同時，學校如何有效建立學生優質的學習環境，關注學生的學習體驗和成長過程，激發教授指導學生學習的熱忱，提供多元化且具啟發性的課程與教學方法，

形塑優質的校園文化，實屬重要的課題。

除了教育學生之外，大學亦負有知識創造和社會責任的本質，致力於學術研究，進行知識探索，培養師生學術研究能力和批判思考，並負起學校應盡的社會責任，都是大學很重要的使命，才能體現大學追求卓越且有深度的教育理念，這

大學教育的本質在於培養全面發展的個體，不僅具備專業知識和職業技能，還擁有批判性思考和創新能力，並能為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它是一種個人成長與社會貢獻的獨特結合。此應成為大學追求大學排名的同時，念茲在茲努力的重點所在。

四、爭取大學排名 宜致力發展學校特色

國內各個大學之發展，都有其背景及脈絡，在歷史淵源、學術傳統或地理位置皆有所不同。有些學校歷史悠久；有些學校成立時間不長；有些學校屬於綜合性大學；有些屬於單科型大學；有些屬於研究型大學；有些屬於教學型或實務型大學。如果每所大學都積極致力於爭取大學排名，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從世界大學排名指標來看，歷史悠久之綜合型和研究型大學處於排名有利的局勢，而國內大學要與其他具有傳統聲望的國際大學爭取大學排名，可能也會居於下風。

各國大學為提升世界大學排名，積極致力於推動國際化，以吸引國際學生和教授；同時也增加科研經費投入，以提高學術研究產能；甚至進行校院整併，擴大大學校規模，藉此提升排名資本。由於部分評比機構將教學列入指標，許多大學也因此改善師生比例，並提高教學人員的學歷與教學能力。這些做法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在全球激烈競爭的大學排名中佔有一席之地。

大學將資源投入於爭取世界大學排名中，雖有助於提升國際能見度與知名度，但全球排名所採取的「一體適用」（one-size-fits-all）指標，往往忽略了大學在教學、研究與社區服務等多元角色上的差異，反而可能導致同質化（convergence）的風險。Carpentier（2021）即指出，若各校一味追逐相同的排名標準，將削弱其獨特的角色定位與辦學特色。

每所大學皆肩負多元使命，絕非僅限於學術研究，切勿一味崇尚「研究型頂尖大學」的單一價值觀。在追求與提升大學排名的同時，各校應優先釐清自身定位，結合校內需求與在地特色，並與國家發展方向相連結，走出差異化的發展路徑。可聚焦於特定領域（如科技創新、AI 工程、藝術人文、綠能科技、生物科技、高齡長照、產學合作、跨域學程、社會責任等），以此為基礎打造校園特色，進而轉化為競爭優勢。

例如，歷史悠久、人文底蘊深厚的學府，可著重於人文社會科學與藝術領域的深耕；而位於科技重鎮的大學，則可將重點放在產學合作與創新創業的推動。唯有展現各校獨特價值，方能提升學校聲望與品牌形象，更易獲得家長與社會的認同，對人才培育亦將帶來深遠貢獻。

五、結語

世界大學排名偏重於學術研究與國際化等指標，若大學過度追求排名，將不利於落實高等教育的本質與目的，並可能使學校喪失多元使命與獨特性。誠然，追逐世界大學排名有助於招生與提升國際能見度，但各校仍需警惕其潛在的副作用，避免因一味追求排名而失去自身的主體性。

處於高度競爭的高等教育環境中，大學難以完全擺脫世界大學排名的影響。然而，排名猶如雙面刃，善加運用可促進學校正向發展，誤用則可能扼殺多元與教育本質。因此，關鍵在於如何善用排名所帶來的動能，同時避免被其綁架而偏離教育初衷。若能在排名與教育本質之間取得平衡，並發展出具特色的辦學理念，將有助於大學的永續發展，值得深思。

總之，世界大學排名僅是一種參考工具，而非教育的終極目標。大學在追求排名的同時，應回歸教育本質，確立核心價值，發揮獨特優勢，並在學術、教學及社會參與等方面持續深耕，致力於打造高品質、高效能的特色學府，培育全面發展且具多元能力的下一代，這才是大學最重要的使命。

參考文獻

- 金耀基（1993）。**大學之理念**。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侯永琪（2008）。尋求「大學」與「排名」的和解共生—全球與各國大學排名問題分析。**評鑑雙月刊**，13，21-26。
- Altbach, P. G. (2012). The globaliz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rankings. *Change*, 44(1), 26-31.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080/00091383.2012.636001>
- Chan, R. Y. (2016). Understanding the purpose of higher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for completing a college degree.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6(5), 1-40.
- Carpentier, V. (2021). Three stories of institutional differentiation: resource, mission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Reviews in Higher Education*, 5(2), 197-241.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080/23322969.2021.189>

6376

- Hazelkorn, E. (2015). *Rankings and the reshaping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battle for world-class excellence* (2nd 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Kochetkov, D. M. (2024). University rankings in the context of research evaluation: A state-of-the-art review. *Quantitative Science Studies*, 5(3), 533-555.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162/qss_a_00317
- Marginson, S. (2007).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s: Implications in general and for Australia.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29(2), 131-142.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1080/13600800701351660>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9). *Benchmarking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performance*. Paris: Author.
- Pelikan, J. (1992).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A reexamination*.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 (1998). *World declar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sion and action*. Paris: UNESCO.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21). *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 Paris: Author.

